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湖廣通志卷九十五至九十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檢討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錄監生臣左顒燕

湖廣通志卷九十五

藝文志

啓

唐

賀高相公除荆南啓　　胡曾

伏以相公承家業峻開國勛高術妙六奇圖精八陣生民皎日聖主迅雷才成破趙之功旋告下齊之捷故得

咸宣破竹力號拔山弛張七德之間舒卷五車之内東周士庶咸居沸鼎之中西蜀蒸民悉在春臺之上益由人事豈屬天時昔漢得韓信而興楚失陳平遂滅今者江騰海沸山動岳揺荆門告累卵之危淮楚陳剖胎之難赤眉卷地黄巾滔天公侯無匡合之才藩鎮乏縱擒之術若不預咨賢哲早託英雄則何異魚遊宋沚燕巢衛幕崑岡火發玉石俱焚歷陽水來知愚同陷雖思嘗膽何補噬臍且擘斷華山宜假巨靈之力決平洪水須

憑大禹之才是以上自一人下同百辟僉云非相公不能定荆楚非相公不能綰貨泉既無異於肩堯遂有成於命說伏冀遽離犀浦遠赴龍山銷君王旰食之憂解黎庶倒懸之急某家在湖外即出關中遂假道於荆闕獲起居於梅昌仰將軍之大樹敢議營巢窺丞相之巨川唯希在藻伏惟照鑒

謝路相公啓　　胡曾

某啟某華戸庸人荷衣賤子道慚墨妙業媿筆精倣枚

叟之文章惟憐七發感潘生之歲月已歎二毛失路腸迴迷邦足刖蟻樓培塿蛙伏潢洿自笑柴愚誰憐參魯尚思逐鹿未分牽羊將趨渙汗之程詎學邯鄲之步但以才非逈出性乏孤標雖勤測管之窺終類正墻之視有心吐鳳無夢懷蛟不痊曹操之頭虛刺蘇秦之股誠宜世棄敢望將來方嗟碌碌之生忽忝戔戔之幸朽株委地永甘夫子之捐枯骨凝塵豈料昭王之市遍身德澤滿目恩輝寧止負嵩仍兼戴華旣蒙蜀顧敢望秦留

即遂面走鹿頭背馳鶉首如升青昊似入玄都不知劍閣之艱豈覺刀州之遠伏惟相公神資重琨天縱偉才邦國金城朝廷玉燭文髙庾月詞峻謝山纔見紫髯便居黄閣陶鈞百辟啟沃一人議平吳皓之時雖云推局報破秦堅之日不廢圍棋故能早執化權久司政柄令則暫辭龍闕來鎮龜城將軍之細柳雖新丞相之鹽梅仍舊不煩將士自伏雄圖揚麾而氛祲晨銷按節而妖星夜落劉馬原野昔為累卵之鄉杜宇山河今作覆盆

之地曾實慚孤陋叨沐挌延鄭驛將窮燕臺漸近那能
倚馬妄竊扳龍仰天上之程途已親台席指人間之岐
路尚感客星披霧非遥拜塵在即

頌

唐

大唐中興頌有序　　元結

天寳十四載安禄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

復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學者誰宜為頌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驕為惛為妖邊將逞兵毒亂國經羣生失寧大駕南巡百僚竄身奉賊稱臣天將昌唐繄睨我皇匹馬北方獨力一呼千麾萬旗戎卒前驅我師其東儲皇撫戎蕩攘羣兇尅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國無之事有至難宗廟再安二聖重懽地闢天開蠲除妖災瑞

慶大來克徒逆儔涵濡天休死生堪羞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能令大君聲容沄沄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浯溪石崖天齊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萬年

蘄州新城門頌並序

符　載

城于防春秋書之重時也城於蘄輿人誦之美功也何可謂之功曰余得言之矣大唐庚辰歲秋九月岳鄂觀察使御史中丞鄭公前牧於蘄

春始佩銅虎符是年冬十一月蔡人不虞天子
詔諸侯之師誅破之我有疆埸與人腹背慮禍
甚劇為虜落然民大愁恐若寇暴至是邦也夙
昔無事人傲慢垂百餘祀城隍不張頹墉壞堞
僅為平野公乃度舊址量容土備畚鍤肅丁壯
勅㫁而興於是謹刀布以索力考鼖鼓以蕩氣
嚴進退以設令立師伍以程課烝徒雷呼萬鍕
星飛誅惰聳勞閒無留時凡甲子五癸即峍然

城成矣墉高三雉門容兩轍周廻一千八百四十步門臺睥睨霞飛雲截如崇山斷岸邈不可嚮議金湯者我居首焉日者嗣曹王皐討希烈之叛於此嘗具板幹作為坯築役徒巨億經費稱是樹而復潰卒無能名風俗耆老以為蛟螭靈恠蟠窟固護使人不見其績也公躬自省視循理辨物心禱且計輔之至誠遂用堅緻於戲蘄城楚舊封也疆淮蔡邇申息地當隘束實生

攻奪若嚮時敵者軀鐵衣出穆陵襲我無備搖

脛而至即江淮之南吾見其波動矣然俾夫大

藩倚其固屬郡抱其勢千里士庶高枕而卧寇

不敢萌彎弓捻矢之意者新城之謂也繇是大

君聽民間威聲聞望以公有文武上才秉心塞

淵可以防方隅可以握貴權故拔自倅收雄居

盛府山川幢蓋皆舊物也寄任之重夐無其鄰

夫賢為世重績因時達徹新城吾見公之力才

事業其堙鬱不揚乎鯫生作頌頌以示後詞曰

庚辰之歲鶉首有彗人用五兵維彼斷下疆及風馬實啟戎情在昔無虞蔑其闉闍埤堞頹傾我公作守恢拓荒舊乃新其城百堵言言四阿孱顔矗矗如雲乎扼衡據會寇不敢過生人休寧綱維盛烈遭時而發鴻振芳名我有貞石不追不琢孰聞風聲是用作頌冀兹不朽與日月永明

元

平寇碑頌　　　　黃順翁

巍巍大邦四海八荒共臣我皇迷民蚩蚩迭爾危機為其不為敓攘相挻誰為禍先致此蔓延元老奉辭肅將天威蘊崇芟除成百世勲來宣來旬谿空皆春郡邑承流民瘼其瘳賣劒買牛綠野花村抱子弄孫以畜雞豚粟米絲麻出奉公家社鼓諠譁請問丁寧民曰既平時當告成是以袞衣以我公歸公功宜碑此碑如何匪如其他可琢可磨北面南征隨風流聲凛凛威名喬木陰

陰忠烈傳心振古如今心協道同迄成豐功基開無窮資源東西淇水之湄立石於斯有筆如椽勒之削堅惟以永年

明

平江漢頌　宋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

之童涵泳至化皡皡熙熙如承平時于時陳友諒據有
江漢僭居大號賊殺其主飭修艨艟虐驅烝黎如蹈水
火不自度力又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
怒乃諭羣臣曰陳爲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摇我邊方
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鄰之力攻而敗
之予亦親覆其巢穴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
之冀其悔禍以自逭於天刑癸卯之夏乃復圍我豫章
是其凶德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

敢不順惟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弼予以成厥功羣臣曰都於是右丞臣達叅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七月癸酉上躬擐甲冑禡纛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上陳因大聾解圍遁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戊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敵陣呼聲動天地矢鋒雨集砲聲雷鍧波濤起立飛火照燿百里之内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

萬流屍如蟻滿望無際巳丑焚偽平章舟刈戮二千餘辛卯復酣戰賊將張定邊素號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歷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栅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戒嚴以俟其發八月敵將又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為我大將所獲壬戌賊計窮冒死突出將上趨九江上命諸將一時俱合共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矢斃於

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而旋舳艫相銜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賚金繒有差臣稽在昔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黄蓋敗之於赤壁苻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石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兵亂而奔未始大戰也而史臣且書之以為美

談矧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晦冥日月無光山湖
震盪其神功駿烈炳燿鏗鍧與天無極較之二國無足
多讓而歌咏不作非闕典與臣謹備著其事撰為詞頌
一通以流鴻績於無窮以俟太史氏之采録云其詞曰
天眷有德實為哲王肆其神畧以靖寇攘義旗東指罔
敢弗恭風烈虎嘯雲遊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
東西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控西
蜀蠢爾小醜敢讐大邦集其凶頑鋒蝟斧螗輕陟我疆

以跳以踉亦既剪刈僵骸覆江洊濟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懲刷盡胡不然復喙而咥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歷告在廷是決不悛命將往征爾選舟師爾整甲兵漕爾糗糧各罄爾誠瑶光在中夷則之月禡於江濱皇秉巨鉞以誓以戒以速以發紀律精明颸天奮激旟旐揚揚艣艭將將戈矛洸洸鎧冑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已無荆湘既與賊逢大呼衝擊藥騰鰲駭星流火戟虐燄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

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相聯縱横交紐命隕弗顛攢
桅湊颿筍束蝟編流尸塞川舟行弗前彼魄既褫扶創
而逸聚於湖澳僅存喘息我方植柵江之南北火筏在
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冐萬死以絶其衝
我師見之千艫如龍如兎之走如鷹之從酣戰六時由
辰達酉僕姑一發殪死賊徒貫睛交顱仆若枯椰大憝
既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革我頑歸我至
仁誰謂培塿可髙嶙峋再拜稽首來降來臣皇曰俞哉

汝俘子受宥汝弗劉子汝父母汝涷子衣汝饑子哺昔何昏迷今始撤蔀奏凱而旋騎吹鬱摇形於樂歌節以鐲鐃飲至於廟頒賞於朝帛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舉手加額或歌或謡有聲嘖嘖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升平可坐而致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惟皇寛慈降則釋之義聲動盪疇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即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大小畢朝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洎乎合淝事可無讓

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對揚皇休並獻臣箴三
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民極
箴
漢
荆州牧箴 揚雄
杳杳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鴻荆
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篚
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

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泜泜包楚與荊風慓以悍氣鋭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强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荊敢告執御

晉

學箴　　李克

夫極靈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大乎聖人是以物必有宗事必有主見形者衆及道者尠逐迹愈篤離本逾

遠遂使異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絶將越禮棄
學而希無為之風矣作學箴詞曰茫茫太古悠悠鴻荒
蚩蚩萬類與道兼忘聖跡未顯賢名不彰廹此鼓腹率
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闇實思明匪予求蒙遺已
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倡基羲農弘贊六位時成離暉
大觀澤洽雨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人罔僭亂爰及
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興事藉用以繁化因
阻而凝動非性擾静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

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叔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雕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靡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縱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途而遵此險徑狡兎淩罔游魚遁川至頤深妙大象幽玄棄餌收罝而責功蹄筌失統喪歸而寄旨忘言考異徵詞拔本塞源遁跡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圮損益適時升

降惟理道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為千載制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巳力行猶懼不逮希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況乎制行復禮克巳風人司箴敬貽君子

明

程門立雪箴　　廖道南

於皇孔聖夢見周公仰思坐旦道行志同肆若孟氏隱

几而卧達則兼善才髙王佐追於有宋水落星奎二程崛起伯仲名齊明道學孔中和純粹定性知命俯仰無愧伊川希孟嚴毅剛正直躬弗屈天牖其性海内羣彦鼓篋及門傳心講學浩氣恒存游氏定夫睟然德宇從事扶溝師門見與楊公中立天資夷曠載道而南殊可嘉尚玄冥司令積雪盈庭二君列侍月弄風吟睠兹畫圖宛然心目若孔鑄顏仰鑽瞻忽寥寥千載吾誰與歸惟警菴公爲南楚師教以躬行道由心契月岩講學嶽

麓溯藝兼鐸黄陂追踪二程夢寐見之景懐儀刑惟予
小子夙欽高蹈至人神交啟我精奥顧圖思義歳寒雪
零希賢希聖為座右箴

湖廣通志卷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湖廣通志卷九十六

藝文志

書

晉

與桓溫弟秘書　　習鑿齒

西望隆中想卧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髙南眷城邑懐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

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逺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遺事猶存星列滿目

南北朝

答湘東王書　謝幾卿

下官自奉違南浦卷迹東郊望日臨風瞻言佇立仰尋惠渥陪奉遊晏漾桂棹於清池席落英於曾岨蘭香兼御羽觴競集側聽餘論沐浴玄流濤波之辯懸河不足譬舂藻之詞麗文無以匹莫不相顧動容服心勝口不

覺春日為遥更謂修夜為促嘉會難常溥雲易逺言念如昨忽焉素秋恩光不遺善謔逺降因事罷歸豈云棲畝匪商官市理就一廛田家作苦實符清誨本之金羈之飾無假玉璧為資徒以老使形踈疾令心阻沈滯牀簞彌歷七旬夢幻俄頃憂傷在念竟知無益思自祛遣尋理滌意即以任命為膏酥擘鏡照形翦以支離代萱樹故得仰慕徽猷永言前哲鬼谷深棲接輿高舉遁名屠肆發迹關市其人緬邈餘流可想若令亡者有知寧

不縈悲懸壤恨隅芳塵如其逝者可作必當昭被光景懽同遊豫使夫一介老圃得造虛心末席去日已疎來侍未展連劍飛凫擬非其類懐私藏德竊用涕零

唐

與韓荆州書　　李白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内豪傑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

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之中有毛遂使白得穎脫而出即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劒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皆王公大人許與義氣此疇曩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顔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令天

下以君侯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今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為豫州未下車即辟荀慈明既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為侍中尚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為秘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

委身國士儻急難有用敢効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

善臼誤猷籌畫安能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則欲塵

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紛葉請給紙筆

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閑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緑長價

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奨飾惟君侯圖之

與鄂州柳中丞書　　　韓　愈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冦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

以為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

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冦為聲勢而已閤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為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踶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兹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為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鬬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

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
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為人之司命者不在
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誡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
之徒之心而果為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又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敝困頓三州
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
手坐之於堂上奉以為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

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荊許潁江淮為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貙虎之士畏懦蹴蹜莫肯仗戈為士卒前行者獨閤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陣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為閤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

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閤下果能克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句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徼軍士行者有羇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

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閤下以為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與陳徵君書　　皮日休

徵君足下行奇操異捨明天子賢宰相退隱于陵陽踞

見青山傲視白雲得喪不可揺其心榮辱不能動其志桎荼冠冕泥滓禄位甚善甚善苟與足下同道者必汲汲自退名惟恐聞行惟恐顯老死為山谷人矣或名欲遺千世利欲及當今者聞足下之道可以不進其説耶日休聞古之聖賢無不欲有意于民也苟或退者是時弊不可正主惛不可曉進則禍退則安斯或隱矣有是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懼來世聖人責乎無意於民故也此之謂道隱其次者行不端於已名不聞

於人欲乎仕則懼禍欲乎退則思進必為怪行以動俗詖言以驕物上則邀天子再三之命下則取諸侯殷勤之禮甚有百世之風次有當時之譽此之謂名隱其或者行有過僻志有深傲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入其室者唯清風昇其牖者唯明月木石然麋鹿然期道家之用以全彼生此之謂性隱然而道隱者賢人也名隱者小人也性隱者野人也夫有堯舜救世禹湯拯亂之心者視道隱之人由夫樵蘇之民耳況名與

性哉令天下雖無事河湟有黠驁之患嶺徼有逋蠻之虞主上焦心灼思旻詢夜謀宰相戰慄於嚴廊百執事奔走於朝右然尚未復貞觀開元之大治有致君于唐虞躋民于仁壽者其人則選其求則勤玄纁之聘屢降于山林少微之星且明于霄漢此真足下之所髙視嗚呼斯時也山林之間宜倒衣以接禮重跰以應命赴明天子千年之運成大丈夫萬年之業勲銘于鐘鼎德著于竹帛可不盛哉夫主上知足下之道久矣加以郡守

薦之宰相譽之雖錫命屢頒而髙風轉固接物日簡入山益深且足下將為道隱乎則道隱者世不可知其名俗不能得其尚足下之名尚矣丹青于世矣豈為道隱哉將為名隱乎則名隱者為怪行以動俗詭言以驕物足下之道伸之而伊夔屈之而夷齊豈為名隱哉將為性隱乎則性隱者飾身不由乎禮樂行已不在乎是非足下頃薦名于有司客位于侯伯豈為性隱者然三隱者足下皆出其表復何為而髙卧哉如終卧陵陽而不

起是廢乎古人之道者也仲尼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也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夫前二者聖人之所不為足下之學楊墨乎申韓乎何其悖于道也于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惟舜不為高蹈也舜不為真隱也足下其亦有意乎如納僕之言翻然而起醒然而用朝廷必處足下于大諫次用足下于宰輔其在大諫也以直氣決日月之翳以正道立天下之根先黜陟于朝廷

次按察于侯國其在宰相也外以道寧四裔內以法提百揆俾天地反妖為瑞使陰陽易愆為禳然後以元菟樂浪為持節之州崑崙崦嵫作駐蹕之地又不知房杜姚宋何人也果是道也磬南山之竹不足以書足下之功窮百谷之波不足以注足下之善以足下之風可以叶僕之志以僕之道可以發足下之文故不遠千里授書於御者用以吐僕臆中之奇貯也僕之取舍自有方寸異時無望于足下發函之後但起無疑不宣日休再

拜

請以孟子爲學科書　皮日休

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暢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常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葉葉於前其書汲汲于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

奥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奥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歜以取味令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揚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令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輔教為志哉請命有司去莊

列書專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

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

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柳冕

猥辱來問曠然獨見以為齒髪漸衰人情所惜也親愛

遠道人情不忘也大哉君子之言有以見天地之心夫

天生人人生情聖與賢在有情之内久矣苟忘情于仁

義是殆于學也忘情于骨肉是殆于恩也忘情于朋友

是殆于義也此聖人盡知于斯立教于斯今之儒者苟

持異論以為聖人無情誤也故無情者聖人見天地之心知性命之本守窮達之分故得以忘情仁義之道斯須忘之斯為慝矣骨肉之恩斯須忘之斯為過矣朋友之義斯須忘之斯為薄矣此三者發于情而為禮由于禮而為教故無禮者教人之情而已丈人志於道故來書盡於道是合于情盡于禮至昔顔回死夫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夫子曰天祝予是聖人不忘情也久矣丈人豈不謂然乎如晁者雖不得與夫子同道實與君子同

心相顧老大重以離别况於萬里邈無前期斯得忘情
乎古人云一日不見如三秋兮况十年乎前所寄文不
為已言之益有為而為之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
子作未有不因于教化為文章以成國風是以君子之
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相而為音
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
聖人之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
文兼三才而明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君

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文辭與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文不知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為藝矣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兼之者斯為美矣昔游夏之文章與夫子之道通流列于四科之末此藝成而下也苟言無文斯不足徵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

由也已丈人文之君子曲垂見褒反以自愧晁再拜

宋

求記書

滕宗諒

六月十五日尚書祠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知岳州軍州事滕宗諒謹馳介致書恭投邠府四路經畧安撫資政諫議節下竊以為天下郡國非有山水瓌異者不為勝山水非有樓觀登覽者不為顯樓觀非有文字稱記者不為久文字非出於雄才鉅卿者不成著今古東南

郡邑當山水間者比比而名與天壤同者則有豫章之滕閣九江之庾樓吳興之消暑宣城之疊嶂此外無過二三所而已雖寢歷於歲月撓剝於風雨潛消於兵火圯毁於難患必須崇復而不使隨圯者蓋由韓吏部白宮傅以下當時名賢輩各有紀述而取重於千古者也巴陵西跨城闉揭飛觀署之曰岳陽樓不知俶落於何人自有唐以來文士編集中無不載其聲詩賦咏與洞庭君山率相表裏宗諒初誦其言而疑且未信謂作者

誇說過矣去秋以罪得玆郡入境而疑與信俱釋及登
樓而恨向之作者所得僅毫末爾惟有吕衡州詩云襟
帶三千里盡在岳陽樓此粗標其大致自是日思以宏
大隆顯之亦欲使久而不可廢則莫如文字乃分命僚
屬於韓柳劉白二張二杜逮諸大人集中摘出登臨寄
咏或古或律歌詠並賦七十八首暨本朝大筆如太師
吕公侍郎丁公尚書夏公之作榜於梁棟間又明年春
鳩材僝工稍增其舊制古今諸公於篇咏外率無文字

稱紀所謂岳陽樓者徒見夫屹然而踞岈然而負軒然而竦傴然而顧曽不若人具肢體而精神未見也寧堪久焉恭惟執事文章䇿業凛凛然為天下之時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覩送行還遠之什未嘗不神遊物外而心與景接矧茲君山洞庭傑然為天下之最勝切度風旨豈不攄遐想於素尚寄大名於清賞者哉冀戎務尠退經畧暇日少吐金石之論發揮此景之美庶潄芳潤於異時知我朝髙位輔臣有能淡味而遠託思於湖

山數千里外不具勝與謹以洞庭秋晚圖一本隨書贄獻渉毫之際或有所助干冒清嚴伏惟惶灼

復周茂叔書　傅伯成

蒙寄貺同人說徐展熟讀較以舊本改易數字皆人意所不到處宜乎人宗師仰慕之不暇也

與江陵項安世書　朱子

示喻此心於未發時常常識得已發時常常記得此固持守之要但聖人指示為學之力周遍詳密故曰敬義

立而德不孤若如今說則只持一箇敬字更不做集義工夫其德亦孤立而易窮矣須是精粗本末隨處照管不令工夫少有空闕乃為善學也此心固是聖賢本領然學未講理未明亦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不可不察識大抵要得此心常自惺惺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愚見如此不知比子靜相報如何子思以來論學者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問學上多了

所以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吾人為學别無巧妙不過平心克巳為要耳

與王樞使謙仲　　　　　朱子

某麋鹿之性久放山林老入修門尤以為苦雖荷閔勞之意職務幽閑而其實則有甚難副者日夕悚思未知所以逃責伏惟高明有以教之則千里之幸也長沙版築不容中輟軍屯未得專制皆不得不言者比巳僭冒陳乞皆得旨施行想令巳有所處矣湘西精舍漕臺想

已禀聞得一言俾遂其役千萬之望昨欲廟祀一二忠賢以勵凡百已委官相視矣不知亦可並垂念否二事皆關名教計所樂聞故敢輙以為請並冀垂察

與曽節夫撫幹書　　張栻

左右天質之美閒處正宜進步工夫不可悠悠且須察自家偏處自聲氣容色上細細檢察向在長沙見或者多疑左右以為簡畧此雖是愛憎不同要之致得人如此看亦是自家未盡涵養變化異日頗有觀焉某日接

事物恐懼之不暇甚思城南從容之味也

答朱元晦書　　張栻

某辛如昨但自家弟赴官極覺離索之思耳日夕不敢發學第覺向來語言多且只欲自作工夫讀所寄來伊川學生簡語尤用悚然不知尊兄意如何每玩來書未嘗無鐅益愈恨相去遠未得聚首耳中庸義邇來細看誠者天之道以下尤覺所觧有工前面於鄙意尚多疑處今復旋具呈子重編集解必經商量刻成願早得之

此書極有益也傳心閣錄序語誠贅刪之甚佳尤溪學記此本勝前本大抵意不甚遠耳某近為邵州作復舊學記其間論小學大學意亦相類錄呈今猶未刻有可見教尚冀速示也嶽麓書院邇來欲漸成次第向來郤懷英作事不着實大抵背向傾壞幸得其父再來令下手整葺也書院相對案山頗有形勝屢為有力者睥睨作陰宅昨披棘往來四方環繞大江橫前景趣在道鄉碧虛之間方建亭其上以風雩名之安得杖屨來共登

臨也他幾以道義自重

答朱元晦秘書　　張栻

某飲食起居皆幸已復舊向來且欲完養此數日方出報客城南亦五十餘日不到昨一往焉綠陰已滿湖水平漫亦復不惡方於竹間結小茆齋為夏日計雨潦稍定即杖策其間也嘗令畫圖俗工竟未能可人意俟勝日往自平章之方得寄往爾伯恭近岀人來講論詳悉如此朋友真不易得但論凡出處引周之可受之義卻

似未然又向聚處頗衆今歲巳謝遣然渠猶謂前日欲因而引之以善道其謂來者既為舉業之故先懷利心恐難納之于義大抵渠凡事似於果斷有所未足耳誠之資質確實有志於是心實愛之但正宜為學不然恐未免為才使令歸必首去求見某以乍出入事頗多姑遣此紙早晚樞帥又自有人行也孟子解渠卻録未必畢樞帥處卻將寫了當仍封呈餘幾為道自重

又答元晦書　　張栻

畫僧只是一到城南經營即劉樞閉在湘春作圖障到令未出兩紙只是想像摹寫得其大都其間有欠缺及未似處今且送往他時別作得重寄也書樓山齋方治材未立南阜未有屋須他年屋成即謂之蒼然觀耳書樓欲藏數百卷書及列諸先生像此二字亦求兄寫當不惜也

明

與兩院議開泗港書　歐陽東鳳

嘗謂水無全利無全害通之則利壅之則害分受則利獨衝則害去而有所洩則利來而不能出則害故神禹先疏瀹而覇主禁曲防此利害得失之大較也敝邑泗港離縣治纔二十餘里有古河一道分洩上流以達於江蓋水必由地中行而後勢無横逆民免昏墊所來舊矣曩者潛景之議嘗出於一故趙大中丞題請疏濬亦據景人鄧仲等之條陳原任兵科給事中劉鉉之疏議非專為潛江而開也且後附港市豪有利於築口以停

商船而私壟斷者寅緣大府持議閉塞無何而曹尹開之已復塞而潘令再開其塞也實藉大府司牧爲崇其開也亦由漵縣官民主持未聞天門出一言阻之也三四年間豪民見大府虐焰稍衰遂改而倚天門爲重復藉漢川為援該縣士民隨其術中而潛景之議始歧而為二矣然亦自知病鄰其言俛求未嘗顯然詆潛江之為非也至今日而是非愈淆囂競益甚潛江以塞為病潛而天門亦以開為病景夫使水而果由潛以入景也

則潛江何敢損人以自利然而水之經行自有故道也由承天而下一支從泗港通天門一支從夜汊口通縣西由縣西而通監利一支從蘆洑徑通潛江河道現存邑乘具載今潛江既已自受蘆洑夜汊之水也而應通天門之水必欲障之以注於潛不知潛以景為壑乎抑景以潛為壑乎不知疏導者為病鄰乎抑曲防者為病鄰乎何其不自反也夫使果有利於景無損於潛也潛江亦何苦過分畛域浪費唇舌然而今之潛江非昔之

潛江也十年以前宣洩有路猶可代景受水今監利沔陽潴水諸湖俱已淤塞一入於潛永無消除之期致令楊林中洲黄漢等數十垸田悉成沼閭彈為河夫假道天門以達大江天門猶不肯受乃驅其來而有所洩之水以注於入而不能出之潛豈天門田土有税糧而潛江獨無税糧乎天門士紳有廬舍墳墓而潛江獨無廬舍墳墓乎何其不恕也泗港㕍邇縣治一隄横亘水流迅直每逢夏秋水漲由蘆洑直衝北地迤東一帶逐年

坍塌迫近城脚相去纔十餘丈耳年復一年何所底止天門遠在百餘里藉口衝城何其不情也昔曹尹潘令目擊潛民困苦兩次疏開河身如故而曰淤塞年久何其誕而無稽也頃者按臺謁陵道經潵邑連名控訴批縣查勘王令親操舴艋詳察水勢復稽考舊牘詢訪輿論從實申文批道覆勘正待議定通詳而天門士民遽爾張皇阻撓葢景人言景潛人言潛令景者為景令潛者為潛此人情所必至無足為怪若景人既越境以防

川又先人以防口居巳於利而嫁害於人則義之所不出也況潛景同爲台憲賜履之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有何軒輊雖以天門膚愬致煩憲牌然止禁居民之盜決不禁通國之公議則其一視之公痌瘝之念亦可覩矣鳳自忘蒭菲粗陳梗概伏乞台臺委官查勘同一澤國也水自承天而來天門何以不當分洩而潛江何以獨當並注同一赤子也天門何以防水病鄰而潛江何以代鄰受病同一水也兩縣俱有定港田土

涓滴入天門既曰莫大之害而潛江何以獨有淤田之利相去百餘里之天門既恐衝城而二十餘里之潛江何以獨無牖戸之憂如一語無驗鳳當與父老子弟同受斧鉞之誅臨啟不勝激切不勝惶恐

上徐存齋相公書　張居正

竊念正起自寒士非閥閱衣冠之族乏金張左右之容弱冠登朝賴相公甄拔厠在下弟子深蒙鑒奨雖仲舉知深于徐孺中郎倒屣於仲宣未為過也知己之恩每

懐國士之報假令相公興周召之業使如正者束帶立
朝參制作之任或拾遺左右備九九之數雖不能使惡
言不至門人加親然進奮短翮飛翔之用退効杞梁一
介之死正雖至愚敢不勉乎小人命薄分過灾生蒲柳
之質一旦溘然先朝露則終身無以報知奬之恩死有
餘恨竊不自諒有惓惓之愚秋毫少効於萬一惟相公
裁察焉相公雅量古心自在詞林即負重望三十餘年
及登揆席益允物情内無瑣瑣姻婭之私門無交關請

謁之釁此天下士傾心而延佇也然自爰立以來今且二稔中間淵謨默運固非謭識可窺然綱紀風俗宏模巨典猶未見使天下改觀而易聽者相公豈欲委順以俟時乎語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竊見向者張文隱公剛直之氣毅然以天下為已任然不逾年遽以病殁近歐陽公人倫冠冕嚮用方殷亦奄然長逝二公者皆自以神智妙用和光遵養然二三年間相繼彫謝何則方圓之施異用緼結之懷難堪也相公于兩賢意氣久要

何圖一旦奄喪誰當與相公共功名者況今榮進之路險如榛棘惡直醜正實繁有徒相公内抱不群外欲渾跡將以竢時不亦難乎盍若披腹心見情素伸獨斷之明計捐流俗之顧慮慨然一決其平生若天啟其衷忠能悟主即竹帛之名可期也吾道竟阻休泰無期即抗浮雲之志遺世獨往亦一快也孰與鬱鬱䫉領而竊嘆也夫宰相者天子所重也身不重則言不行近年以來主臣之情日隔朝廷大政古有匹夫可高論於天子之

前者而今之宰相不敢出一言何則顧忌之情勝也然其失在豢廩人主之爵祿不能以道自重而求言之動人主必不可幾矣顧視相公高視玄覽抗志塵埃之外其於爵祿也量而後受寵至不驚皎然不利之心上信乎主下孚於衆則身重於泰山言信于蓍龜進則為龍為光退則為鴻為冥豈不綽有餘裕哉公孫弘有言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身為漢相脫粟布被良吏稱之夫京師四方之極大臣庶民之表也自頃內外用

竭習尚侈靡貧者裋褐不完而在位者或婢妾衣紈綺百姓藜藿不飽而在位者或廝養厭粱肉此損下益上之尤者也誠宜倡之以儉視之以禮弘晏子狐裘之節覽詩人羔羊之詠庶儀刑百辟易移侈俗也夫天子有諍臣士有諍友故能動不失則故藥石生我美疢滋毒也端人直士藥石也令色孔壬美疢也然端直勁而難親令壬柔而易狎傾佞之人未語而唯唯未言而喏喏較德則擬于皐伊論功則卑乎管晏足使人志滿情逆

受其面謾此髙允所以深為疾憫謂其所營尺寸之間而貽崔浩無窮之害者也願相公擇士之端諒者使在左右資其匡輔聞其讜言亦鴻業之一助也夫士習者人才之關也自士氣衰頹廉耻道喪苞苴顯于贄雉倖孔多于亡羊乞温逐臭相扇成風豈可令明主在上相公在位而習弊至此夫爵禄賞鑒所以磨世也廉耻節義所以建標也爵禄賞鑒不足以激上才止可以勸中人耳然上才百一中才者多令爵禄賞鑒常歸之廉耻

節義則中才者望標而趨矣迨夫清議巳行士氣巳振
然後相公振之以無名之樸醞之以醇和之氣即大化
薰蒸風俗長厚矣此相公今日所得為者若夫格天之
業致主之功固非末士所與且愚蒙未諳故不敢言也
夫翳薈之翔無以論九蒼之髙蹄涔之遊無以測四溟
之深相公德冠宇宙知兼衆哲而下走欲以管窺之見
仰裨髙深不狂則愚且以下走干非其分不知者以為
預結于左右也然自惟受恩深重苟有効於涓埃即剖

肝裂膚在所不辭况恤其他乎古人之言曰近而不言為諂遠而不言為怨今將遠矣不勝感激瞻望之懷臨發潸然詞不宣心

與周太宰書　　揚漣

年來人材國祚得大君子提衡即咼湖雨泣不動聲色黙消禍本隱奉沖聖以辰極之安先廟不遺牝晨之索不見狄梁公反周之勞亦無侯韓魏公撤簾之跡此為曲突徙薪矣而偏邪鄙夫必欲蓋其詭奉太阿之謬為

是尋端積恨二三貪𩀱小人倡為邪説敢誣沖聖隂庇奸璫中外倡和逐去社稷之老臣拱手付沖聖于悍璫妖婦之手又欲搆成大獄盡快恩仇真是天日為昏魍魎晝嘯矣幸祖宗有靈奸輔毒樞並去猶未至助成莫須有之獄耳前奉手教謂旦晚欲上一疏令得旨何如猶未上似可已之葢小人鼓吻是其常情尚無關君國以不辨消之亦大臣之道宜然耳

與薛撫臺書　　楊漣

敝邑深在萬山中崎嶇磽薄絶不通舟楫也南兊二米運至漢口不下五百里中間衙門之指索軍旗之刁詐年異歲增克解者十家而六致破也議原不通水次者例當改折如黄安麻城蒙上臺垂憐竟得改折况應山南兊二米不满三千太倉稊米幾何若折銀附解給軍於軍既便不則於中間應給官軍每石折銀五錢即以本軍之糧抵惟乞仁人曲加矜恤賜題即造福無涯矣又無田子粒一項原係京山飛來一時官長失稽久之

武昌衛但按籍催徵破累人家無數道府計窮將此項派入條編曰無田子粒夫無田矣而坐以子粒亦可憐應山人矣此項原非官軍正額月餉俸鈔之類止是閏月與破船折米之需共銀九百餘兩應山獨當其半其實三年兩閏每歲不過二百金他處有田子粒頗能辦此即曰破船折米乃十餘年不常有者每年存積閏銀亦足備用昨聞之武昌莊同知稱此項應山俱未解武昌亦未收不過奸書與豪軍侵蠹耳是在武昌為不急

之供無實之名而虛遺應人以無窮之累也屢經軍興事宜條陳並小民控告而卒未有一省憂者事如有待舒公祖擬查别項相抵武昌永與應山豁除尚未悉此項為武昌得已之供應山無名之徵也敢以控之老公祖惟留心為應人百世之永利懇切懇切

上内閣張太岳書　方逢時

生自歸江南浦苦力松楸草土餘形日覺衰憊豈意先帝龍馭上升草莽之臣攀號無地恭遇新皇御極英聲

四達朝野之人舉手加額臺下首膺簡命總攝百僚明
良之會千載一時昔人所稱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
下于泰山之安者何幸于臺下親見之方今海内寧謐
臺下以一德贊輔太平有象矣竊觀古之人樹顯勲成
大業萬世不朽者多不在清平安樂之時恒在於國步
艱難之日故伊尹周公之聖益顯著於太甲成王之世
有由然矣新皇英睿堯舜之資也臺下忠亮伊周之亞
也經綸巨畧弘濟嘉猷誠非愚賤所能仰窺萬一今日

之事惟有保其身體傳之德義以為急務二者之外惟恪守成憲簡用舊人抑遏僥倖表達忠直杜絶諂佞愛惜名器樽節財賦寛省刑罰申嚴軍旅慎固封疆以俟休命之凝固假之五六年天下大定矣草土之中又聞聽愚者之論謂聖主幼冲宫闈深遠中官之權漸不可長狐心惕然此杞人之憂也夫中官為患自古而然剛之取禍柔之取辱傳記所述歴歴明監愚竊以為此輩雖多不肖然其中亦有才智謹厚之士其僻狠之習固

與人異而欲富貴惡死亡之心則與人同也惟在辨別之明操縱有道使機常在我作其忠順之志消其不肖之心入我轂率而不覺庶克有濟耳新鄭公之去士類寒心昨得邸報讀其初政諸疏深歎服其忠誠之篤至而又惜其機括之蚤動也得罪之繇或在于此夫懇切之言整肅之志直達無隱施之長君可也若天聰未啟聖志未昭宮中府中之事不免暫有所寄苟不容其斡旋曲為防閑而先憂過計徑情直達則衆心揺惑群志

糾紛彼方懷豶豕牿犢之疑我乃為紾臂扼吭之舉適足以觸其畏怒之邪念豈能成格正之宏功哉此書所以有敬保之訓而易所以發於巷之象也且直言正諫一有不從則奉身而退此臺諫小臣之職也若夫顧命大臣以身係天下之休戚安危其所調爕劑量轉移感動固必別有其道此孤生之所以戚戚於新鄭公之去而欲為臺下一披豁之者也且聖德方新四方聳聽尤宜時出德音昭布仁言使海隅蒼生曉然知上意向益

其愛戴歸往之念此又今日之不可無者不識以為何如抑愚之心又有妄言焉昔唐韋溴謂周墀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巳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此雖一時之言或可為一簣之助敬為臺下誦之

與秦舜峯開府救荒書　　梅國楨

季冬寓會城初不敢以賤名姓唐突閽人乃臺下以屬吏之舊謬隆禮先之言及地方旱傷真若痌瘝在身虛懷

下問彼時以臺下持在大體不宜以瑣屑聞也又返㡬
廬時值元日墟里無烟行路稀少自是以來城市之間
道殣相望附郭之近公行剽刦則僻遠之地又不待言
不圖全盛之時見此蕭條之狀自古救荒惟蠲與賑今
經費有定數帑藏無積貯緩且不可誰能議蠲若賑則
欲取之本縣而倉庫空矣欲申請轉發而司府空矣欲
勸借富室而閭閻空矣更兩月始及麥秋枵腹之人朝
不及夕其何能待耕牛盡歸屠肆穀種望之遠方而春

來無雨池堰俱涸即力能辦者亦不敢議及牛種恐如往年以重價棄之無用之地也將來之事又不可知為今之計必不能出一奇以利民惟去其所以害之者使自為計而已如通道路以便灌輸安商賈以通泉貨截渠魁以息盜賊寬脅從以省騷擾皆去其害民者而民自利也本地既無儲蓄則輸助全賴他方而道路之間刼奪為患雖粟如邱山不敢望也捕盜員役有能設保甲嚴緝捕而不時以身察之則道路通而糧自集矣然

糧雖集而無所取價也勢必貸之當鋪而時事之為當鋪害者非一事也讌會則取什物餽送則取金幣即酬其直不過十之二三而棄之不理者固多也每獲盜賊則駕言起贓應捕人役混將他人當票一槩混取則淩轢騙害無所不至利小害大彼何樂而為此乎惟禁所以害當鋪者則泉貨通而小民有賴矣至于凶荒之時盜賊易起或以為廹於饑寒曲為寛縱或以為漸不可長一概誅鋤是二者過也取一正盜者梟示則法嚴而

人不敢犯餘黨不問俟其再犯則情通而人不見擾凡此數者皆老生常談人所厭聞然謀及老成詢之父老皆以為救時之急無要于此矣或以為此有司之事不宜聞之上臺然各有分地則兼制之為難未奉明文則專擅之為慮上臺不酌其可否明布教令則虛文塞責所從來久矣向承虛問敢布其愚

為瞿睿夫訟冤書

屠隆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及過其時則世指之曰不祥

令某之為黄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某之倈也非以為不祥也某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朞功之親杯酒接慇懃之歡即問以其人修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葢有緹縈朱勃鄧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于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某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耳無所為無所求也今者某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為無所求也

故曰此其之候也蓋昔者舜為帝禹為司空咎繇為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邨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從塞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寃之何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寃也豈非以

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其不敢汎陳令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蔽口民之沉於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寃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絶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雋深秀峭絶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玉者又為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寃最著也然屈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

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纍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沉寃如九思者是聖賢所隱也九思之罪葢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真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輙寃之則惡得真且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為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

念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焉難何繇興令之不才包羔烋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羣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徂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為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庇黄梅之事某以為令實為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衆倡亂曖昧不

明之詞坐一書生則何説也某雅聞九思以才名為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挺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為禍蛾眉取憎耳固天下所共寃聖君賢相所必察也某與九思何為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註誤受惡為塞下遷民心傷其寃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

擊登聞鼓奏書自訟于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聞强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為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寃願附緹縈之義其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懽見九思溫焉醇謹子甲髪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其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即欲為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其亦何所為亦何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關天道皇皇上帝

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況九思大楚美才抱洞庭雲夢之秀擷蘼蕪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令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于黄沙白骨之塲蹢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卧路吐其少年英詞秀句長謡孤兒吟為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

草間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脉也區區之愚葢為人才國脉寧詎止為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興嘆于家無貨財交遊莫捄乃若大俠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為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為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遊賔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令一旦無罪而下于理聲名摧隕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倉皇北走短褐蕭蕭

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其切痛之甚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于氣意愍其寃狀而冒爲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涼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虫縣寓戴仰中外咸頌令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虫也其含寃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鬯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無爲明公言之者某海濵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登朝疎

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于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澍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皇清

與熊次侯書　劉子壯

昨座上所言夜來思之過却此時別無機會盍撫臺所題楚省兵餉每歲十七萬有奇而民間止共十一

萬有奇其在餉兵者分文不可減而取之民間者則有荒熟之異地水旱之異天完欠之異人催科撫字之異官在十一萬尚有三分之一不能全徵是楚省之餉欠至十餘萬矣即使能完亦欠六七萬無措處以此入告將望發帑金乎抑望各省協濟乎今帑藏告匱是上無可發而江西之餉責之江南大河南北荒蕪遍地自支不能尚能他及乎計惟有清兵一著汰其冗者則兵不擾而餉無煩再增也近如潋鄉民

間疾苦屯兵婦子不得寧而雞犬無遺種其望兵之去不啻望歲矣為司農計上之則盡撤以為征湖南入廣西之用次之亦宜少減老弱無用以寛朝廷之費如謂地方纔定未宜輕議則敝府止留三五百精卒自足以彈壓飛揚蘄州有道臺亦可不設兵為守況前歲之亂全由蘄鎮兵丁凌辱士民饕食紳富以致激成變亂是有兵更以生亂非能靖亂也度此時楚省之困已極新有助修城工之

旨則民間無可廣額藩司無處設處不如去無益之兵以捐有用之食上不至于憂乏而下不至于重困也敢祈年兄親詣大司農一商此事以惠困窮以拯軍國不勝幸甚恐一二日即司農覆奏遲不及事矣故不避倉卒草此奉聞

與姚給事論賦役書　金德嘉

頃於邸抄中見閩督姚公請革里長一疏不覺斂容敬起葢天下小民之窮不窮於正供而窮於雜派雜

派之弊不盡始於有司而往往由於羣蠹夫所謂羣蠹者何也有經承之蠹有差役之蠹有城市歇保之蠹有豪猾表裏之蠹層累而上之以至於有司長吏之聲名日以壞黎元之膏血日以枯而中飽者羣蠹也羣蠹望風蠶食皆指里長為例所固然耳白晝攫奪而文之以當年之名千條萬緒統稱之曰補庫官取之里長里長取之排年排年取之花户終年稱貸逐月輸將而正供之逋欠猶自若也十年輪當之磨累

不堪於是有以編餉南漕分任變十年為五年一役者矣而經承差役歇保豪猾層累而疊出抱薪救火焰且燎原前役未完而後役又至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伺候衙門袵席以之不以耕讀為職業而以城市為生理鄉里淳樸之俗蕩然而無餘是顯虧者在正供而陰壞者人心風俗也若行自封投櫃之法官按冊以徵收民照畆以完納即敲朴不施而輸將恐後何則完一錢則有一錢之券票完一兩則銷一兩之

由單官徵官解而箕斂之術不出於額外也里長之名革則官有清廉之聲民有樂利之實庶可保而富教可加法誠無便於此其不便者羣蠹耳若因循沿習日甚一日科派繁則正餉缺正餉缺則徵比勞徵比勞則揭借營債多揭債多則逃逃則田荒田荒則賦無出當此之時民欲學點金之術而不能官欲保飲水之操而不得官民俱困而羣蠹者肥酒大肉揚揚得意也嗟乎邦本之謂何而堪此朘削乎姚公急

救一時之疾苦而又恐變法者之隨其後是故仰請
天語勒石以垂永久臺垣諸公念切民瘼者屢請以此
法通行天下誠有見於良法之行也小民懼若更生
而耽耽而思破壞者羣蠹也此勢不兩立者也
聖德好生天覆地載察吏安民廵察有遺矣水旱災荒
賑䘏屢行矣然廵察猶有待及之地賑䘏猶有待澤
之人惟良法晝一普天共遵則民力裕於平日雖小
有凶年而不能災官箴肅於典常雖有僉壬簧鼓而

無以及於花户編民也今幸矣
命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矣民命根本於是乎在國家久安長治之大要不外乎此矣先正謂士大夫為善唯立法濟民為大此法立上有益於國賦下有裨於民生近之有拯於閭閻之阽危而遠之有關於風俗之淳古由八閩以推之各省六合同風九州共貫天下含生之倫沐浴歌詠於罔極矣區區慶幸之忱不覺縷縷惟足下省覽而留意焉幸甚

湖廣通志卷九十六